

世界贤哲名著选译

猫头鹰文库

第三辑

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

加缪散文集

杜小真译

责任编辑 周瑶明

装帧设计 何礼蔚

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

——加缪散文集

杜小真 顾嘉琛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吴中印刷厂印刷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25 插页 2 字数：110000

印数：1—8000

ISBN 7-5426-217-9/I.49

定价：2.80 元

译者的话

散文在加缪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篇幅与分量，《反与正》、《婚礼》、《西西弗的神话》、《时文集》、《反叛者》、《阿尔及利亚纪事》等等都是人们在研究加缪时必会提到的篇章。加缪的散文素以散淡、朴素又寓意深长著称，要深入理解加缪的哲学思想，这些随笔式的散文、论文是不可不读的。

这本集子选译了《反与正》及《反叛者》的部分章节。《反与正》是加缪最早发表的作品，当时他只有22岁。在这部作品中，加缪以凝重的笔调回忆了自己的童年。他叙述的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人和事。加缪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在此已经有清楚的表现。加缪是地中海的儿子，从小就享受着大自然的海水与阳光；但他又是贫民区里长大的孩子，饱尝过贫困、疾病的折磨。

他笔下那无人愿意理睬的老人、孤独死去的老妇、与作者无言以对的凄然苦度晚年的老母、贫困的街道、乱糟糟的咖啡馆……这一切都是生与爱的反面，是一幅令人心酸、压抑的惨淡图画。但倘若仅止于此，那就远不是加缪。加缪的伟大，在于他指出了另一面——生命与爱情。正如他说：“若没有对生之绝望，就不会有生之爱。”^[1]若世上没有衰老、死亡、孤独与痛苦，那么人怎么会有对青春、生命、爱情与欢乐的渴望与热爱？有死必有生、有衰老必有青春，有反面就有正面。我们应正视这一情境。“为了改变自然的冷漠，我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苦难阻止我把阳光下和历史中的一切都想象为美好的，而阳光使我懂得历史并非一切。改变生活，是的，但并不改变我视为神明的世界。”^[2]人就应当在这冰冷而又燃烧着的有限世界中带着伤痛生活。人消除不了世界的荒谬，但能够尽可能地享用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这就是加缪哲学思考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

《反叛者》就是沿着同样的思路展开对人生更深入的探索的。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加缪

[1] Albert Camus, *Essais*,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57, P.11.

[2] 同上，第6页。

业已论述过荒谬：荒谬就是产生于人对美好的怀念与世上非理性因素之间的分离。只要人对存在提出问题，就会产生荒谬的感情，同时反叛也就产生了。在这荒谬的世界上生活，这本身就意味着反叛。反叛者就是既说“是”又说“不”的人。对生活说“是”，对未来说“不”，人不为虚渺的未来或目而生活，而是要尽可能地穷尽今天。正因如此，加缪认为反叛不同于革命：反叛是在有限的世界中生活，是有界限的，革命则为某种目的运用一切手段，这就有可能导致无度的暴行。反叛是适度的革命，它相信“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许可的”，但这决不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实现的。加缪推崇的是古希腊哲学的均衡思想，是适度，这就是要面对各种矛盾的对峙坚持生活。适度并不要消除矛盾，而是承认矛盾，并且下决心在其中存在。过度则盲目地越过各种矛盾的平衡界限，因而导致悲观、自杀与残暴、专制这两种极端。

加缪因而主张正午的思想——地中海的思想：明知世界冰冷，却要尽力地燃烧！他反对悲观与虚无，反对极权与暴力。他颂扬爱，颂扬为了美去忍受苦难。“如果说，古希腊人制造了绝望与悲剧的观念，那总是通过美制造的……。这是最崇高的悲剧，而不是像现代精神那

样从丑恶与平庸出发制造绝望。”^[1]这就是正午思想的核心所在，反叛者则在这种精神指引下充满激情地生活、斗争。这也是加缪有关文学艺术观点的理论根据。

对人生苦作探索的朋友们定会对加缪的主张进行思考。加缪的这些作品发表距今已几十年过去了，加缪离开这他深爱着的大地也近30年了。但他对人生提出的问题，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至今仍能震动我们的心灵。在这充满变动的时代中，加缪的话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光活着是不够的，还应该知道为什么活着。”若没有对大地、对人的无比热爱，没有追求美和爱的激情和为之忍受苦难的精神，那生之意义又何在呢？

译者

1988年10月于北京西郊燕园

[1] Albert Camus, *Essais*,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57, P.1621.

目次

译者的话	1
反与正	1
讽刺	1
不置可否	12
灵魂之死	24
生之爱	37
反与正	44
反叛者	50
反叛者	50
形而上学的反叛	64
该隐的子孙们	68
反叛的诗歌	82
洛特雷阿蒙和平庸	83
超现实主义和革命	92

历史的反叛·····	109
弑 君·····	117
新福音书·····	121
处死国王·····	125
品德的宗教·····	131
恐怖时期·····	136
反叛和艺术·····	148
小说与反叛·····	156
反叛与风格·····	171
创造与革命·····	177
正午的思想·····	184
反叛与谋杀·····	184
虚无主义的谋杀·····	189
历史的谋杀·····	194
适度与过度·····	205
正午的思想·····	210
虚无主义之外·····	217

反 与 正

讽 刺

两年前，我认识了一位老妇人。那时，她正受着病痛的煎熬，她曾以为自己会死去。她的整个右半身都瘫痪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半个身子，另一半已经毫无知觉了。人们强制这个好动而又啰嗦的小个子老妇人不作声、不动作。孤独的、目不识丁的老人麻木地度着漫长时日，她的全部生命归向上帝。她信上帝：她有一挂念珠，一座铅制耶稣像和一座仿大理石的圣·尤素福怀抱孩子的塑像，这就是明证。她对自己患有不治之症有怀疑，但又那么说，为的是别人能关心她。

这一天，有人关心她了。这是一位年轻人（他相信有一个真理存在，并且还知道这个女人

快要死去，但对解决这个矛盾并不关心)。他真的十分关注这位老妇人的忧愁。老妇人深深感觉到了。对病人来讲，这种关注是一种意外的收获。她对他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的痛苦：她已走到生命的尽头，她应该让位于年轻人。她是厌倦了？这是肯定的。没有人对她说话。她像狗一样蜷缩在角落里。最好是结束这一切，因为她更愿意死去，而不是成为别人的负担。

她的声音变得像吵架，是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声音。然而，那位年轻人明白了。他认为，应该为别人承担责任，而不是去死。但这只证明了一件事：即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负过责。而他恰恰对老妇人说——因为他看见了她的念珠——“您还有善心的上帝。”的确如此。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烦她。若她祈祷的时间长了，如果她眼睛盯着地毯的某一图案走了神，她的女儿就会说：“你还在祈祷！”病人说：“这碍着你什么啦？”“这不碍着我什么，但这让人讨厌。”老人沉默了，她用责备的目光久久注视着自己的女儿。

年轻人聆听着这一切，一种不可名状的巨大苦痛使他胸闷难受。而老人还继续说着：“当她老的时候，她会知道她也需要祈祷。”

他感到老妇人已摆脱了一切，除了上帝。她

任凭自己受这最后病魔的摆布，她也积德，但并非自愿，而且过于轻易地相信她还保留着的东西是唯一值得爱的财富，并最终义无反顾地被投入到祈求上帝的苦海中。但是，愿生命的希望会再生，而且上帝并不强违人意。

他们坐在餐桌旁。年轻人被邀前来进晚餐。老人没有吃，因为晚上进食不易消化。她仍呆在她的角落里，正好面对那个听她讲话的人的背。年轻人感到老人在审视他，吃得很不安宁。不过，晚餐仍继续着。为了延长这次会面，人们决定去看电影。正好在上映一部轻松影片。年轻人冒失地接受了邀请，并没有想到仍呆在他背后的人。

出发之前，客人们起身去洗手。显然，毫无问题，老人也去了。即使她没有残疾，她的无知也会妨碍她理解影片。她说她不喜欢看电影，事实上，是她看不懂。她在她的角落里，此外还对念珠串的颗粒表示空洞的关注。她把她的全部信念寄托在念珠上。她保存的三样东西对她来说标志着神灵启示的物质点。从念珠、耶稣与圣·尤素福像出发，在它们的后面，是巨大的深深的黑夜，她寄全部希望于这黑暗之中。

大家准备好了。他们走近老人，吻她并祝她晚安。她早已明白了，用力握紧念珠。但是，

这个动作似乎既表明热忱也表明失望。大家都吻过她了，只剩下年轻人。他温情地握住老人的手，然后就转过身来。但老人则看着这个曾关心过她的人。她不愿意独自一人。她已感到了孤独的可怕，感觉到持续的失眠以及令人失望的与上帝的单独相处。她害怕了，她只有在年轻人那里才能安静，她依恋着这唯一对她表示关心的人，拉住他的手不放，紧紧握着，笨拙地向他表示感谢以证实这种再三的要求。年轻人感到为难。而其他人已走回来催他。电影9点开始，最好提前一点到，以免在售票口等候。

年轻人感到自己面临着有生以来最难忍受的痛苦：这就是一个人们因看电影而抛下的残废老人的痛苦。他想离开，脱身，不想知道这痛苦，试图抽回自己的手。一秒钟之后，他对老妇人产生了刻骨的仇恨，并且想狠狠地抽她一耳光。

终于，在病人从靠背椅上半起身的时候，他得以脱身并离开。老人惊恐地看着她能在其中栖身的唯一靠山消失了。现在，没有任何东西保护她。死的念头攫住了她，她不太明确知道是什么使她恐惧，但她感到她不愿独自一人。上帝对她毫无用处，把她从人群中夺走，并让她独自一人。她不愿离开人们。为此她开

始哭泣。

其他人已经上路了。后悔的心情死死地搅扰着年轻人。他抬头仰望有灯光的窗户和那沉默房屋中的阴沉巨眼。但巨眼闭上了。老病妇的女儿对年轻人说：“她独自一人时总要关灯。她喜欢呆在黑暗之中。”

这位老人露出一副得胜的姿态：耸动着眉毛，晃动着指指点点的食指。他说：“我吗，我父亲当年每星期给我5法郎，我可乐到下一个星期六。嗯，我还有办法存几个子儿。首先，我要去看未婚妻。我得在旷野上走4公里，回来也得走4公里。好了，好了，我对你们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再懂得玩。”三个年轻人和他——一位老人围坐在圆桌旁。他叙述他平淡无奇的遭遇，一些被拔高了的蠢事。令人生厌的事被他作为胜利来庆贺。他甚至不放过叙述中的沉默，他急于在别人离开他之前把一切都说出来，保留了他自认为能感动听众的往事。让别人听他说话，这是他唯一的癖好；对于别人向他投来的讥讽目光和唐突的嘲笑，他不加理睬。当他认为自己是受人尊敬的、阅历十分丰富的祖辈时，对别人来讲，他是一个老人，别人知道在他的那个时候一切还挺好。青年人不知道，经验是一

种失败，只有丢弃一切才能知晓一点东西，他很痛苦，他什么也不再说了。这倒比外表快活要好。再者，如果在此他错了，他若想凭借他的苦难来感动别人那更是大错特错了。当你整天为生活奔波时，一个老人的痛苦又有什么重要的呢？他说着、说着，用闷哑的声音平铺直叙地、兴致勃勃地、漫无边际地说着，但这不能延续很久。他的快活终有结束之时，听众的注意力已经涣散。他甚至不再好笑了，他老了。年轻人喜爱台球和扑克，因为这与他们每天笨重的劳动不一样。

他于是又孤独一人了，尽管他努力编造谎话以使他的讲述能更诱人。年轻人都不客气地离开了。他又一次孤独一人。人们不再听他讲话：当一个人年老时，这是最可怕的。人们已判定他沉默与孤独。人们向他暗示他行将死亡。而一个行将死亡的老人是无用的，甚至是令人不舒服的、狡诈的。让他走开，要是做不到这点，就让他闭嘴：这是绝无仅有的一点敬意。而他很难受，因为他不能不说话，否则他就要想到他是老的。他还是站起来，向周围所有人微笑着，并且离开他们。但他遇到的只是一张张冷漠的面孔，或是由于高兴而摇晃的面孔，而他是没有权利分享这种快乐的。一个人

笑着说：“他老了，我不否认。可是，往往是在旧锅里做出可口的汤来。”另一个更加严肃：“我们并不富有，但我们吃得好。你看，我的孙子吃得比他父亲还多。他的父亲要1磅面包，而我孙子则需要1公斤！吃吧，香肠；吃吧，加蒙拜尔(奶酪名)。有时他吃完了就说：‘嗨！嗨！’然后继续吃。”老人走开了。他慢步——像耕驴的脚步——穿过挤满人的走廊。他感到很不舒服，但他不愿回去。平常，他习惯回到饭桌、油灯和盘子旁，在那里，他的手指机械地找到它们的位置。他还喜欢安静地进晚餐，老伴坐在他前面，嘴里嚼个不停。他喜欢什么也不想，眼睛死盯着不动。今天晚上，他回家将比较晚。晚饭已摆好，都凉了，老伴大概已躺下。她并不担心，因为她知道他有时会晚回家。她说：“他有月亮，”这就够了。

现在，他缓慢而又固执地走着，孤独而又衰老。在生命的尽头，衰老变得令人厌恶。他说什么都没有入听了。他走着，转到街角，打了个踉跄，几乎要跌倒。我看见他了，样子很可笑，但这有什么办法。无论如何，他还是喜欢上街，在街上要比在家好，因为这时若在家，焦躁使他看不见他的老伴，使他独自留在房间里。有时，门徐徐打开，有一刻半开着。有人

走进来。这人穿着浅色衣服。他在老人对面坐下，好久不说话。他一动不动，就像刚才打开的门。他不时地用手捋一捋头发，并轻轻地叹气。在用同样满怀忧伤的目光久久注视这位老人之后，他默默地离去。他身后留下撞锁生硬的响声，而老人还留在屋里。他受到惊吓，怀有酸楚而又痛苦的恐惧。而在街上，他并不是独自一人，他总能碰到一些人。他越发焦躁起来。他加快脚步：明天，一切都将会变化，明天。突然，他发现明天将还是老样子，后天，往后的日子也都一样。他发现一切无可挽回，这使他万念俱灰。产生这样一些想法会让你去死。由于不堪忍受这些想法，有人自杀——或如果人还年轻，就会把这些写出来。

是衰老，疯狂，还是酒醉，我不知道。他的终了将令人肃然起敬，催人下泪，是了不起的终了。他将死得壮丽，我要说的是他将在痛苦中死去。这对他是个安慰。而此外还有别的出路吗？他永远地衰老了。人们在即将来临的衰老之上建设着。他们要赋予这无可挽回的烦人的衰老以无拘无束的闲情逸致。他们要成为工头以便将来在小别墅中养老。然而，一旦已到暮年，他们就知道这是错误的。他们需要别人来保护自己。但对老人来说，必须有人听他

说话以使他相信自己还活着。现在，街上渐渐黑了，行人渐渐少了，但仍时有人声。在古怪而宁静的夜色中，街道变得更加庄重。在那环城的山丘后面，还残留着白日余辉。一缕不知从何而来的威严的烟雾在树木茂密的山脊后面出现。烟雾慢慢升起，像松树一样展开。老人闭上眼睛。面对要带走城市的喧闹声与天空冷漠而愚蠢的微笑的生命，他孤独，不知所措。赤裸裸的他已经死亡。

还有必要描写这件事的另一面吗？人们可以想象，在一个肮脏、阴暗的房间里，老妇人在摆桌子——晚饭已做好了，她坐下，看看钟，等了一会就开始吃起来，胃口不错。她想：“他有月亮。”这就不用再多说了。

他们5个人生活在一起：祖母、小儿子、大女儿和她的两个孩子。儿子几乎是哑巴；女儿是残疾人，思维有困难。她的两个孩子一个已在保险公司工作，小的还在上学。祖母已70岁了，但还掌管着这个家。在她的床上方挂着一幅画像，画像中的她还不到5岁，笔直地站着，穿着一件黑色长裙，饰物直扣到脖子，裙子上没有一点皱折，睁着明亮、冷峻的眼睛。她这一身皇后服饰随着年龄一起放弃了，而有时